

由观《繁花》想到上海话传承

□石路

电视连续剧《繁花》(沪语版)在东方卫视播出后,迅速爆火。这让许多上海人重拾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沪上热闹繁华的生活记忆。上海的林林总总、诸多生活琐碎,都在这部剧里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在我周围,许多人为《繁花》所倾倒,就连一些平时不怎么会讲上海话的“新上海人”,也开始随着《繁花》的热播,时不时地操持着上海人腔调叨叨起上海话了。

我在基层政府工作,机关队伍里有近一半来自河南、山东、河北、江西及东北等地的人员。他们都是这些年来通过报考上海公务员进入单位的。有的来了几年,也有的在这里十多年了。平日里,彼此相处交流,多半用的是普通话。这一方面,由于来自“五湖四海”,大家沟通用普通话顺畅些,表达得清晰些;另一方面,这些外省市人员对说上海话,总缺乏一些自信,讲起沪语来有点“洋泾浜”,怕“出丑”。可这次《繁花》的强势播出,却成为周围诸多

“新上海人”学讲上海话的一个契机、一个动力。“依好,饭吃过了伐。”“双休日,一道出去白相。”我作为上海人,自然很高兴地与之交流、对话。

上海话,又称“上海闲话”,是吴语的重要代表,也是上海本土文化的重要根基。近些年来,由于诸种原因,周遭讲上海话不如原先那么普遍(除非老上海人之间),不少年轻人尤其是一些本地小孩,较多已不太会讲上海话了,即使讲了,也不“正宗”,总感觉缺少点那“味”。随着海纳百川,“新上海人”越来越多,为此有关专家呼吁,在讲普通话同时,建议学习、讲好上海话,继承上海语言,让这文化血脉得到悠久传承。我想,《繁花》较好地展示了沪语魅力,也形成了一波讲沪语的热力,那么我们平时该怎样做,才能使上海话做到不遗忘、不失传,而恒久成为一道独特的地域文化风景呢?答案无疑就在你我他、更多人中间。你说的是吗?

旅游与度假

□袁松

冬日暖阳。庙前街头,偶遇多年未见的老同事C君。寒暄中,他说刚到龄退休,问我还有几年?还热情地说道:等你退休了,我们一起去旅游、去度假。我的记忆里,C君思维缜密、见解独到,具有引人深思、给人启发的力量。庙前街头的短暂交流令我对旅游与度假有了再思考。

旅与游都是动词,属联合词组;度是动词,假是名词,属动宾词组。旅:旅行、旅程、旅居……;游:游走、游玩、游历……。什么是旅游?业内说,就是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的组合或集成。度:度过、越过;假:假期、休假。在我看来,旅游就是离开熟悉的地方,前往一个陌生的地方,或者感兴趣的地方去察看、去体验。在这个基础上,直观获得认知与感知,甚至由此升华为感叹、感慨、感悟。

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,说的是旅游而非度假。通过“旅”与“游”,扩大视野、增长见识、提升境界。因此,旅游也是一种学习、一种修行、一种修炼。度假就是找一个安静、喜欢的地方,度过一段休憩的时光,求得放空心情、释放压力。旅游总是与观光组合,度假往往与休闲搭配。旅游与度假可以交叉,但不完全是一回事。依我的理解,旅游度假区是旅游与度假两相宜的,景

点景区是更适合旅游观光的。

都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。殊不知,两者的成本是不可等量齐观的。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,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之间也有一个投入与产出(付出与收获)的性价比问题。最大限度地提高这个性价比就是对自己、对父母、对家人的珍惜和尊重。珍惜每一次机会,努力在所见所闻中、所思所悟里有效增长知识、常识、胆识与见识。这才是行万里路的价值和意义所在。旅游和旅行,游和行都是形式,见和闻是初级收获,思和悟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。

五十多年前,旅游与度假对我们都是遥不可及的。改革开放使旅游度假变得触手可及。新时代,旅游与度假已成为各阶层、各年龄段人员的基本需求之一。旅游与度假也是因人而异、因时而异的。年轻人更在乎旅游与旅行,比如特种兵式的旅游,通过旅游与旅行,厚植经历与阅历。年长者更乐享度假与旅居,比如候鸟式的养老,通过度假与旅居,享受成果、愉悦心情、体验快乐。前些日子,我在微信公众号里偶尔读到了有关独自旅游的系列漫谈。细想起来,自己还真的没有过这样的经历。这到底是怎样的体验?期待能够尝试与感知。这也成了我的新年愿景之一。

那些年,这样过冬

□俞富章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我在南京成家;两年后,有了孩子。居家过日子,尤其是有了孩子,过冬是一件需要更多操心的事。

那时,我家安置在军校大院内一栋筒子楼内,卫生间和洗漱间都是共用的,烧饭做菜在楼道内,用的是煤饼炉。

南京的夏天很热,名列四大火炉之一,而南京的冬天也很冷。回忆起来,那些年的冬天,好像比如今要冷很多;每年冬天,南京总会下几场大雪。

南京地处长江以南,是没有统一供暖的,可寒冷的冬天,天寒地冻,既没供暖又没有空调(那时家里装空调的念头还没产生呢),怎么过冬?儿子出生后的第一个冬天,岳父送来一只取暖炉,那是他找铁匠定制的。取暖炉为圆柱形,外壳用铁片焊成,炉边装有一根管道,是白铁皮制成的,管道高约两米,再横着通向窗外;炉中心正好放置煤炉;炉顶端有个盖,盖还设计了盖中盖,需要烧水热奶时,盖中盖打开,装上水壶和奶锅即可;不需要时,直接盖上盖中盖。煤炉点燃后,煤饼燃烧时散发的烟气和热量沿着管道向窗外排走,管道便有了散热和排废气的功效。取暖炉燃起,房间里既有了暖气,又

确保了安全。有了取暖炉,家里热水源源不断,孩子换下来的尿布可以及时在炉边烘干。这只取暖炉在当年就是一件过冬的重要神器了。

冬天洗澡,一般去公共澡堂。军校内有澡堂,每周开两天,一天给学员,一天给教职工和家属,等于是每周可以洗一次澡。大人们一周一次澡也过得去,小孩子一周一次澡不行。怎么办呢?有一种浴罩,很实用,塑料制品。这种浴罩像一顶圆形帐篷,高高挂起,撑开后可以放置一个大浴盆,烧两壶水倒入浴盆,开水热气往上冒,浴罩内便暖和了。有了浴罩,小孩子冬天在家也能洗上热水澡了。

冬天出门,帽子、手套外加围巾,是标配,而且,都是用毛线手工结成的。岳母是中学老师,也是编结高手,我家每人用的“三件套”都是岳母编的。我是军人,只能穿军装,不能戴毛线编织的帽子和围巾,岳母特别给我编结了一条毛线裤,她是怕我冻着了。

冬天取暖,常用的还有热水袋。天冷了,双手抱个热水袋就暖和了;讲究一点的,还在热水袋外面加一个套子,既能防止手被烫伤,又可以保温。见过有人家用“烫婆子”,铜制的,据说还是祖传的。记得那时很多人还用盐水瓶加

长兄为父

□黄震

哥做木工活挣的。购买自行车的发票至今还保存在我的卧室抽屉里,发票背面有我当时用钢笔写下的八个大字,“大哥之恩,永世不忘”。

我很是欢喜、爱惜地抚摸着全新的自行车,正要向哥哥告别骑车前往中心校,哥哥叫住了我,从手上摘下了父亲给他戴的海鸥牌手表,轻轻地套在了我的左手腕上,“这是爸爸买给妈妈戴的表,我学木匠手艺时爸爸给的。现在给你戴,上班别迟到了。”这可是我家当时唯一的一块手表呀!我使劲地向哥哥点点头,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

工作的第二年,我幸运地被评为了一九八六年度南汇县先进生产(工作)者,暑假里有幸随县教育局先进教师代表团赴首都北京休养一周。虽说这样的外出活动是奖励性质的,全程免费,可零花钱还是要的。临行时,哥哥硬塞给我两百块钱,一再叮嘱我想吃就买,别让人瞧不起。

事过多年我才知道,这钱是哥哥在我出发前的晚上,独自偷偷向老朋友、后来的“过继亲”国良阿哥借的!

上热水取暖,一度很流行,我也专门找医生朋友讨了两个。临睡前,被窝里塞两个装了热水的盐水瓶,再进被窝睡觉,脚底下暖了不少呢。

后来,出现了电热毯,将电热毯铺在被窝里也很暖和。但是,电热毯漏电伤人引起火灾的事经常发生;岳父听到我也买了一条,一天,他就送来一条毛毯,并用剪刀剪断了我新买的电热毯电线。我非常理解,岳父是担心不安全,一剪刀杜绝了安全隐患。

冬天,除了保暖外,一日三餐的吃也面临挑战。隆冬时节,再遇上下雪,菜场上绿叶蔬菜就十分短缺,即便有,价格也是平时的几倍呢。不过,人们是有过冬经验的。在冬季来临之前,家家户户就开始储存大白菜。我刚结婚那年,缺少经验,没有备菜,到了过冬时,吃的蔬菜都是妻子从娘家搬来的。次年我汲取了教训,过冬时,床铺底下藏了几十棵大白菜,天天白菜肉丝、白菜粉丝、白菜干丝;吃到二月二、龙抬头,床铺底下的大白菜还没吃完,那个冬天,日子过得好像十分笃定……

总有一些过去的日子让人难忘;回忆并不是要过回去,而是为着更好的珍惜今天、过好今天,并希望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。

秋日颂

□广子

当秋天缩小到一个院子
满目芳华殆尽
我还拥有枯枝上浩荡的秋风
和飞霜背后茫茫的雾霭
有多少丰饶就有多少萧瑟
果实和落英各得其所
秋天啊
那真正惊动我的不是雷鸣
而是内心深处的寂静